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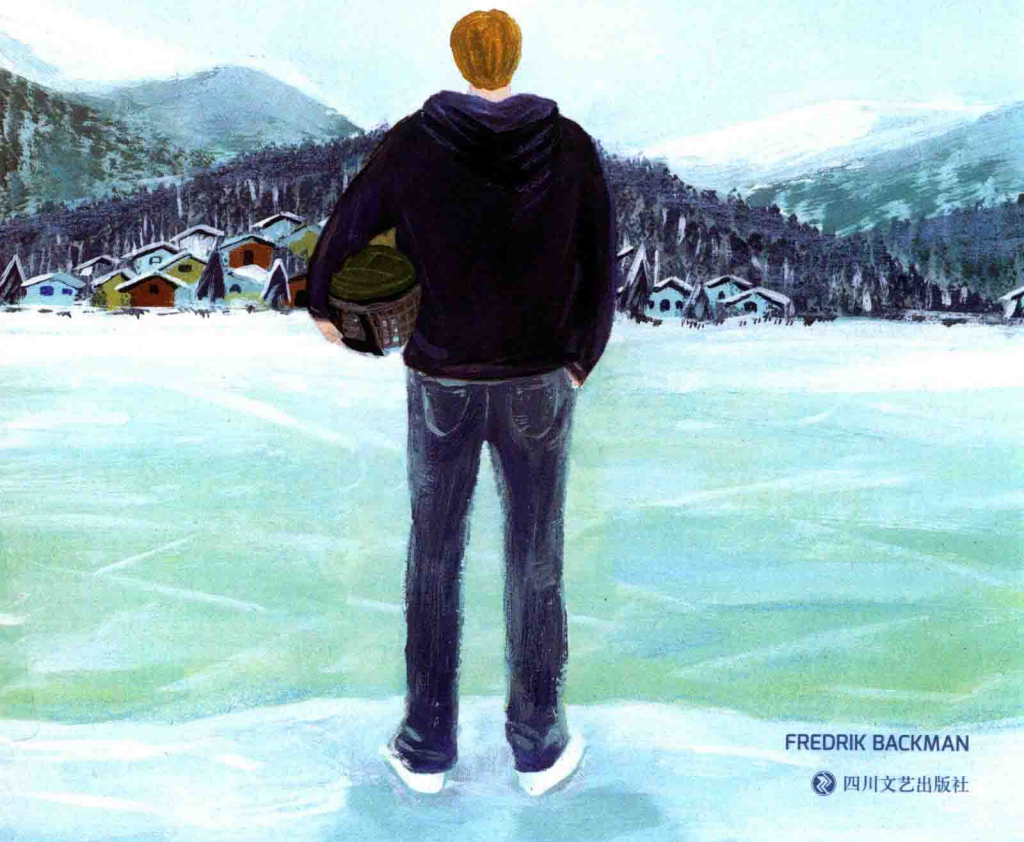
「瑞典」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——著 郭腾坚——译

2 我们对抗你们

# 能镇

VI M O T E R

我们守护什么，我们就成为什么



FREDRIK BACKMAN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[瑞典]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 —— 著

郭腾坚 —— 译

# 能 镇<sup>2</sup>

VI M O T E R

A  
NOVEL  
BY

FREDRIK BACKMAN

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熊镇 . 2 / ( 瑞典 ) 弗雷德里克 · 巴克曼著 ; 郭腾坚  
译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 2019.5  
ISBN 978-7-5411-5342-6

I . ①熊… II . ①弗… ②郭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瑞  
典—现代 IV . ①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9 ) 第 060708 号

Vi Mot Er by Fredrik Backman

Copyright © 2017 by Fredrik Backm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登记号 : 图进字 21-2019-193

XIONG ZHEN. 2

熊镇 . 2

[ 瑞典 ] 弗雷德里克 · 巴克曼 著 郭腾坚 译

策划出品 大鱼读品  
责任编辑 杨蓓蓓 邓敏  
责任校对 汪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)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7 ( 发行部 ) 028-86259303 ( 编辑部 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开 本 32 开  
印 张 14.75 字 数 360 千  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342-6  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

让日常阅读成为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。

献给妮姐：

我仍然努力地想感动你。

你知道就好。

## 1. 这是某人的错

你看过一座渐趋衰败的小镇吗？我们的小镇正在衰败。我们说暴力将在今年夏天降临熊镇。可是，这是一个谎言——暴力已经存在了。有时，我们极易仇恨彼此，以至于当我们不再心怀仇恨时，感觉一切变得那么奇怪。

这是一个位于森林的小聚落。人们总说，每条道路只会经过这里，而不会通向这里。小镇经济每深吸一口气、轻轻动一下，小镇就会咳嗽不止。每年都会裁员的工厂就像一个小孩，以为只要在蛋糕的每一边偷吃一小口，从冰箱外就看不出它变小了。如果你把新地图和旧地图重叠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：商店街和那块被称为“镇中心”的狭长地带就像滚烫煎锅里的一块猪排，越缩越小。这里还有一座冰球馆，但手中的资源已经不多。可是，这里的居民常常会说：“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”

开车经过熊镇的人们会说：熊镇只能依靠冰球。在某些日子里，他们说的也许有道理。有时候，你也许得为了某个特定的事物生活，这样才能克服生活中其他的一切。我们不笨，也不贪心。你完全可以说熊镇的坏话，但身为这里的居民，我们可是很强悍的，工作也很认真。所以，

我们建立了一支和我们一样的冰球队，一支我们引以为傲的冰球队——因为，我们可不像你们。大城市的居民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太难了，我们只会冷笑一声：“就是这么难。”在这里生活很不容易，因此我们能够克服困难，而他们不能。不管外面的天气如何，我们总是抬头挺胸。然而某件事发生了，我们就输了。

在此之前，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。因为那件事，我们将永远背负骂名。有时候，一些本性善良的人也会做出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只是在努力保护心爱之人。因为我们球会的大明星强奸了一个女孩，我们就迷失了。社会，就是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的总和。当两个孩子的说辞针锋相对的时候，我们选择相信他的话。因为这比较容易；因为只要认定女孩说了谎话，我们便能继续我们现在的生活。当我们得知真相时，我们和整个小镇都崩溃了。放马后炮，说我们当初不应该这么做，很容易。但换作你，你可能也做不到。如果当初是你感到害怕、被迫选边站、知道自己必须牺牲哪些事物，你也许并不会像你自已想的那么勇敢。你希望自已和我们不一样，但你也许没那么与众不同。

这个故事描述了在那之后，从夏天到冬天发生的事情。这个故事与熊镇及邻镇赫德镇有关，诉说着两个冰球队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何演变成一场争夺金钱、权力、生存的疯狂斗争。这是一个关于冰球馆及围绕它跃动的每一颗心、关于人类与体育及这两者有时如何互相扶持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也诉说着我们的战斗与梦想。有人会备受喜爱，有人会被彻底打败。我们会经历最美好的时光，也将挨过最悲惨的日子。整个小镇将会兴高采烈，但也会开始燃烧。一场恐怖的失败，即将来临。

几个小女孩将使我们感到骄傲，几个小男孩将使我们变得伟大。在一处阴暗的森林里，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年轻男子会展开一场攸关生死



存亡的打斗。一辆车将高速驶过夜色。我们会说，那是一起意外事故。可是所谓的“事故”是偶然发生的，但我们将会得知：我们原本其实可以阻止那起意外事故。这是某人的错。

我们深爱的人，终将死去；我们会在枝叶最繁茂的树下，埋葬我们的子女。

## 2. 人，可以分为三种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。

熊镇海拔最高的地点，是座位于社区内最后一栋房屋以南的山丘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将“高地”上那些偌大的别墅、工厂、冰球馆，镇中心那些比较小的独栋住宅，以及“洼地”上的出租公寓尽收眼底。两名女孩站在山顶上，俯瞰着自己的小镇。她们快满十六岁了。两人究竟是因为彼此的差异才成为闺蜜，还是这些差异并未妨碍她们的友情，实在难以论断。其中一人喜欢乐器，另一人则喜欢枪械。十年来，两人对彼此的音乐品位厌恶至极，为了音乐和宠物问题频繁地吵架。在去年冬天一节历史课上，玛雅嘀咕着：“你知道吗，希特勒喜欢狗！”安娜大声吼道：“你知道吗，约瑟夫·门格勒<sup>1</sup>喜欢猫呢！”两人因此双双被赶出教室。

从小时候起，她们就常常觉得，放眼世界，只有彼此能让对方真正产生共鸣。她们时常吵架，却又始终关爱着对方。玛雅在春天出事之后，

---

1 约瑟夫·门格勒（Josef Mengele, 1911—1979），人称“死亡天使”，奥斯威辛集中营医生及纳粹党卫军军官。

她们就无时无刻不觉得：两人要和全世界对抗了。

六月已翩然而至。在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里，这个小镇都被严冬所笼罩，但经过最近这几个魔幻般的星期，夏天已经到来。她们身边的森林沉醉在阳光之中，湖边的树木快乐地摇曳着。但是，女孩们的眼中并无欣喜之意。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，她们通常会开始无休止的大冒险。她们会深入大自然，流连到很晚才回家，衣服弄得破破烂烂，脸上满是污垢，童年在她们的眼中闪动着。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了。现在，她们长大了。对有些女孩来说，这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，而是被逼迫的、不得不接受的结果。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。

一位母亲坐在车内收拾着孩子的手提袋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得帮他们收拾多少次呢？我们得从地板上捡起多少玩具、睡觉前得把多少只玩偶排成搜索队，孩子在学前班弄丢多少副手套，我们才会彻底绝望？我们想过多少次：假如现今的大自然真的希望人类继续繁衍下去，这种情况演化下去不就应该让所有父母的下臂长出鞋拔，从而方便我们在该死的沙发与冰箱下面搜索？我们得在大厅里花上多少个小时等待我们的儿女？他们赏给我们多少花白的头发？我们为他们的人生付出多少光阴？成为称职的好父母究竟需要什么？它所需不多，只需要你付出一切。是的，付出一切。

砰。砰。

山顶上，安娜转过身问玛雅：“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，那时你总是想玩我们带小孩的游戏？”

玛雅点点头，目光仍紧盯着这个小镇。

“你还想生小孩吗？”安娜问道。

玛雅从唇齿间挤出答案：“不知道。你呢？”

安娜悲怒交加，肩膀微微耸了一下：“也许等我老了以后吧。”

“多老？”

“三十岁吧。”

玛雅沉默许久才问道：“你想生男孩，还是女孩？”

安娜仿佛集毕生之力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答道：“男孩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这个世界有时会用很卑鄙的方式对付男孩，却几乎一直用卑鄙的方式对付我们。”

砰。

妈妈关上后备箱，努力忍住哭泣。因为她知道，只要现在轻轻哭出声，她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不管孩子长到多大，我们就是不愿意在他们面前哭泣。为了孩子，我们经历万般煎熬，却不让他们察觉分毫，因为他们尚不能理解无条件付出的伟大。亲情有时会让人难以承受，同时又会让人疏忽大意，疏于回应。当孩子们还很幼小的时候，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我们牵肠挂肚，守护在侧。终此一生，我们始终心怀不安，总是会犯错，我们到处贴出幸福快乐的照片，却从来不肯展示亮丽相片簿的间隙。因为那些间隙里留存着让我们心痛的一切。在阴暗的房间里，我们默默流泪。我们夜不成眠，担心他们会出事，怕他们会遭到什么不测，怕他们会成为受害者。

妈妈绕过车身，打开车门。和其他母亲相比，她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她深爱自己的子女，她会担惊受怕、会崩溃、会感到羞愧、会怎么做都觉得力不从心。小男孩三岁时，她坐在床边守着，就像全天下的父母一样，担心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。只是她从来都不相信，自己竟然

会需要担心与此相反的事情。

砰。

黎明破晓时分，熊镇仍在沉睡，那条通往外地的大路上也尚无人迹。但是，安娜和玛雅仍从山上紧盯着那条大路。她们耐心地等着。

玛雅已经不再梦见被强奸的情景；不再梦见凯文用手捂住她的嘴，用全身的重量遏制她的尖叫声；也不再梦见凯文房间里所有摆在架上的冰球奖杯，或是在地板上弹跳的女用衬衣纽扣。现在，她只会梦见她从山顶上就能望见的那条绕着“高地”的慢跑小径。当时，凯文正独自慢跑，而她从暗处现身，手持猎枪。他颤抖着、哭泣着，哀求饶命。她用枪抵住他的头。每天夜里，她都会梦见自己杀了他。

砰。砰。

妈妈们能多少次把孩子逗得咯咯笑？而孩子们又能多少次把妈妈逗得哈哈大笑呢？当我们第一次察觉到孩子故意这样做时，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幽默感时，当我们发现他们跟我们开起玩笑、学会操控我们的感情时，我们的内心翻腾不已。如果他们爱我们，他们不久之后就会学会撒谎，安抚我们的情绪，假装自己很快乐。他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我们希望听到、看到什么。我们可以满心幻想自己了解他们，但是，他们有自己的相片簿，而他们就在相片簿的间隙中长大成人了。

妈妈曾经多少次站在屋外的汽车旁，看着手表，不耐烦地喊着儿子的名字？今天，她不必这么做。在她忙着收拾、打包的时候，他连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坐在副驾上。几个星期以来，她必须努力地喂他东西吃。他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，曾经健美的身体此时已经变得单薄瘦削。

一个母亲能原谅儿子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她事先又该怎么知道呢？没有哪个父母会认为，自己年幼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变成加害者。她不知

道他现在都做些什么样的噩梦，但是他总会尖叫着从梦中惊醒。那天早上，当她发现他时，他全身冻僵地倒在慢跑小径上，身体因恐惧而紧绷着。那时他已经尿湿了裤子，冻僵的双颊上挂着绝望的泪水。从那以后，他的身体一直因恐惧而紧绷着。

他强奸了一个女生，但始终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件事。有些人会一直坚称：这就意味着他逃过一劫，他的家庭逃过了处罚。当然，他们是对的。可是，他的妈妈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。

砰。砰。砰。

当那辆车开始沿着路面行驶时，玛雅站在山顶上，知道凯文将永远不会回到这里。她毁了他。有些人会一直坚称：这就意味着她赢了。

可是，她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。

砰。砰。砰。砰。

刹车灯迅速点亮。妈妈通过后视镜向那栋曾经是他们的屋子投去最后一瞥，看到信箱上印着“恩达尔”的贴纸被逐字撕除后留下的残迹。凯文的爸爸独自收拾另外一辆车上的东西。他和凯文的妈妈并肩站在慢跑小径上，看见儿子躺在地上，看到那件被泪水打湿的毛衣和尿湿的长裤。早在这件事之前，他们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，只是她直到当时才看见这些碎片。当她在雪地上半背半拖着儿子时，他不愿意帮她。至今两个月过去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凯文就足不出户，他的双亲则几乎不和彼此说话。她从人生中学到：相比女人，男人会用更清楚的方式定义自我。她的丈夫和儿子总是只用一个词定义自己：赢家。在她的记忆里，丈夫一再向儿子灌输同一个信息：“人，可以分为三种：赢家、输家和旁观者。”

那现在呢？如果他们不是赢家，他们又是什么？妈妈放开刹车、关闭汽车音响，驶过一段下坡路，转往另一个方向。她的儿子坐在她身旁。

爸爸则坐在另一辆车上，朝相反的方向行驶。离婚文件和一封写给学校的信已经同时寄出。信中说明了爸爸将搬去另一座城市，而妈妈和儿子则会移居海外。假如校方有任何问题，妈妈的电话号码就写在信纸的最下方。不过，没有人会打电话的。这个小镇会竭力忘记，恩达尔家族曾经是它的一分子。

他们沉默地坐在车里。四个小时以后，当他们已经远离熊镇，视线再也触及不到森林的时候，凯文低声问妈妈：“你觉得，一个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吗？”

她紧抿着下唇摇摇头，猛力地眨眼，以至于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况。“不可以，可是你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”那一刻，他颤抖着握住她的手。她也握着他的手，仿佛他还是一个三岁的小孩，仿佛他挂在悬崖边缘。她对他耳语道：“凯文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但是，我永远不会抛弃你。”

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砰。

这个小镇里，到处都有这种声音。如果你住在这里，你也许就会了解。砰砰砰。

山顶上，两名少女目送那辆车消失。她们就快满十六岁了，一人手握吉他，另一人则手握猎枪。

### 3. 像个男人一样

我们对别人所知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：我们依赖你们。你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人生。不只是我们的选择、我们喜爱的人，就连你们这些白痴，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。你们这些白痴，排队时总要插到我们前

面；把车开得跌跌撞撞；爱看肥皂剧；在餐厅高声谈笑；让自家小鬼头去幼儿园，把诺如病毒<sup>1</sup>传染给我们的小孩。你们这些白痴，不仅乱停车，还抢走了我们的工作，把票投给了“乱党”。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

天哪，对于这一点，我们真的是痛恨你们。

\* \* \*

毛皮酒吧的吧台边，坐着一排沉默的老男人。据说，这些老男人都已经七十多岁，但看起来他们至少有一百四十岁。他们才五个人，却至少有八种意见。人们将他们称为“伯父五人组”，因为每次熊镇冰球协会的球队进行训练时，他们总是站在边线处，说着谎、吵着架。之后他们转进毛皮酒吧，在那里继续说谎、吵架。他们三不五时还欺骗彼此，假装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患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并以此自娱。有时他们会在夜里互换彼此的门牌号码，或是在喝得酩酊大醉时，把彼此家里的钥匙藏起来。有一次，其中四个人把第五个人的车拖走，换上一部外观一模一样的出租车。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让他隔天早上无法开车离家，想吓一吓他，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进养老院了。他们总是用玩《地产大亨》赢来的钱去看比赛。几年前的某一个球季，他们一整季都假装自己在参与一九八〇年的奥运会。每次看到熊镇冰球协会的体育总监彼得·安德森，他们就会跟他说德语，说他是“汉斯·兰夫<sup>2</sup>”。体育总监总

---

1 诺如病毒，感染对象主要是成人和学龄儿童，主要症状是腹泻，寒冷季节高发。

2 汉斯·兰夫（Hans Rampf，1948—），德国政治人物，于2005—2016年担任南德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（Landshut）市的市长。

是不胜其烦，而“伯父五人组”却乐不可支，简直比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在加时赛取得黄金进球还要开心。镇民们总是说：现在，这“伯父五人组”的每一位成员其实都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可是，谁能够证明这一点呢？

毛皮酒吧的老板娘拉蒙娜将五杯威士忌放在吧台上。这里只供应一种威士忌，却提供各种不同的悲痛情绪。这几位伯父亲身体验了熊镇冰球协会在各级联赛中蹿升到榜首、再跌落谷底的旅程，而今天将会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

\* \* \*

当手机响起时，蜜拉·安德森正坐在车上准备去上班。出于各种原因，此时的她压力重重。手机脱手掉在座位下，她高声咒骂，仿佛在召唤阴间的阎罗王。她的丈夫常常指出，这种咒骂连醉酒的水手听了都会羞愧不已。蜜拉总算拿到了手机，手机那边的女人花了一两秒钟抛开那些咒骂，集中精神等待回应。

“喂？”蜜拉大声吼着。

“嗨！不好意思，这里是S快递公司。我们收到了您的电子邮件，要求我们提交一份报价单……”那名女子非常谦卑地说。

“什么……你们是什么公司？什么S快递公司？你打错了！”蜜拉回道。

“你确定吗？我手中的文件显示……”那名女子才刚开口，蜜拉的手机再次掉落，她本能地大声咒骂着。当她再度抓起手机时，手机另一端的那名女子早已识相地挂上了电话。



对此，蜜拉没有时间多想。她在等丈夫彼得的电话。今天，他和区政府开会讨论这个球会的未来。她对这场会议的结果感到万分紧张，胃部仿佛打了一个结，越揪越紧。当她把手机放在副驾上时，手机屏幕上飞快地闪现女儿玛雅与儿子里欧的照片。随后她按下锁屏键，屏幕被锁定，暗淡下来。

蜜拉驶达办公室。如果在接到电话时，她停车在网上搜索一下“S快递公司”，就会知道那是一家搬家公司。在其他对冰球漠不关心的小镇里，假如有人用安德森家的名义要求搬家公司报价，这或许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但是，熊镇可不是这种爱开玩笑的小镇。在一座寂静的森林里，你不需要大声吼叫就可以表现出杀气。

蜜拉是个精明的女人，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，很快就会理出头绪。熊镇有很多远近闻名的优点，它所拥有的美不胜收的森林，在这个不断打造大都市的国家里堪称一绝。这里的居民谦卑、友善、努力工作、热爱体育活动与大自然；不管球队隶属于哪个分区，看台上总是座无虚席，退休的老人到场看球时，都会把脸涂成绿色。这里有着负责任的猎人、能干的渔夫，像森林一般强硬、像冰一样顽固的居民，以及能够守望相助的邻人。虽然人生艰辛，但是他们只会一笑置之：“人生本来就很难。”这让熊镇远近驰名，但是……嗯，这个小镇，还有其他知名的特点。

几年前，一名年迈的冰球裁判对媒体谈到自己裁判生涯中几次悲惨的经历。他所提及的那四次悲惨经历，排名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的都是关于在大城市里举行的比赛：对判决不满、狂怒的球迷朝冰球场扔掷鼻烟盒、高尔夫球和硬币。可是最悲惨的经历却发生在一座位于森林深处的拥挤的冰球馆里。当时，这名裁判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判给客队一个罚